

伯牙名曲《水仙操》，东海蓬莱留一岬，如何？

□孙和军

2025年1月16日，岱山文旅重磅发布“东海岬天下”策划和设计大赛启动公告。让我想起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伯牙名曲水仙操，舟楫逝兮仙不还》的小文。

移情蓬莱，伯牙操琴而歌

《琴操》《乐府解题》《琴苑要录》等记载伯牙学琴故事，玩琴者大抵知道。伯牙学琴三年，一切了然于胸。唯“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琴师成连认识到可能是自己的教法有问题。于是他对伯牙说，自己的师父方子春隐居东海，善移情。于是师徒两人跋山涉水，来到东海蓬莱仙山。结果方子春未见到，但成连带伯牙进入了一个大自然的境界，让他在天籁中寻求一种新的感悟，然后自己驾舟离去。伯牙一人在蓬莱山心生悲伤，但闻海水汹涌，林岫杳冥，翠鸟啁啾，心中豁然一亮，仰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矣”，于是操琴而歌，由此成为天下妙手。而那首琴曲便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水仙操》。曲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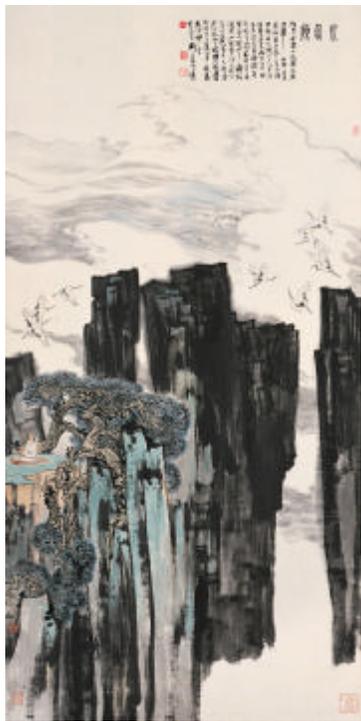
翠泪涓兮流渐渡，
舟楫逝兮仙不还。
移情情兮蓬莱山，
欹歌伤宫兮仙不还。

那是音韵里的仙姝奇葩，是声动处的潺湲泠泠，是为寻那飘逸的风之誓言，是为探那流于世外的仙音缭绕……荀况在《劝学》篇中不无夸张地赞道：“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

《吕氏春秋》载：“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春秋战国时期，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而在遇知音之前，伯牙移情东海蓬莱、琴操水仙的故事同样经典。

《海盐县志》也描述：“伯牙、子期皆楚人。”春秋时浙江属越，到了战国，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境域尽归楚，原南方吴越之地称东楚。明天启《海盐县图经》载：“伯牙台，县东门外二十步，台侧有闻琴村、闻琴桥。”传说与伯牙、钟子期有关。

海盐位于东海之畔，钱塘江北岸，出海至舟山群岛东海蓬莱，这样就从文旅的角度，找到了伯牙老师成连带伯牙学琴于“海上”“蓬莱仙岛”



的由头和路径。

伯牙看海终悟海，学琴终懂琴，无师终有师，孤独终不孤。身处孤岛，与大海林鸟为伴，陶冶了性情，真正体会到了艺术的本质，乃是天籁。从浩瀚无边的境界里望穿秋水，只见那仙师已乘鲤鱼，一去不返，一夜水仙清泪多。移情整一曲《水仙操》，果然是轻弹低拂，心思静谧，波澜不惊。静静的一幅是王维的诗中画、画诗中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水仙操》的文化影响力

水仙花，乃水中神仙之物化，又是中国道教之圣花。古人遥想水中之神仙也罢，感怀花中之水仙也罢。操之以琴，此水仙也，彼水仙

也，皆化而为一。有《水仙花》诗曰：“清真处子面，刚烈丈夫心。翠带拖云舞，金危照雪斟。苦吟吟不得，移入伯牙琴。”

五代及北宋时期画家李咸熙(919~967)，曾为之作《水仙操》诗，曰：

大波相拍流水鸣，蓬山鸟兽多奇形。
琴心不喜亦不惊，安弦缓爪何泠泠。
水仙缥缈来相迎，伯乐从此留嘉名。
峰阳散木虚且轻，重华斧下知其声。
屣丝相织成凄清，调和引得熏风生。
指底先王长养情，曲终天下称太平。
后人好事传其曲，有时声足意不足。
始娥城兮复洋洋，但见山青兼水绿。
成连入海移人情，岂是本来无嗜欲。
琴兮琴兮在自然，不在徽尘将粉玉。

台湾诗人余光中以《水仙操》吊屈原：

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
一种高贵的绝症，
把名字投在风中的，
衣带便飘在风中，
青苔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
美从烈士的胎里带来，
水动之后，从回荡的波里升起，
犹佩青春的叶长似剑，
灿灿的花开如霓，
钵小如舟，山长远，是湘江。
一个以水为痕迹，行走大地的仙，
是花也罢，是神也罢，
她总是那浩荡山水画里云烟深处的一方留白，
又是激情乐曲弹断处的一处凝神……

《水仙操》的文学影响力，从古今诸多琴家、诗人墨客对《水仙操》的评价和诗文中可见一斑。《水仙操》也因伯牙子期对历代文人如列子、李白、薛涛、冯梦龙等文化感染力而流芳千古。

《岱山操》《水仙操》堪称姊妹篇

岱山推出“东海岬天下”，是否可以将伯牙移情东海蓬莱、琴操水仙的故事融入其中一岬中？其关键元素有三：一、东海蓬莱，岱山自古有“东海蓬莱”雅称；二、水仙，普陀水仙是舟山市花，东晋时以舟山为大本营起事的孙恩等人，亦自称水仙。舟山昔日也有水仙宫信仰；三、操，特指古代

长江口的守护者——大戢山灯塔

□周苗

是群岛最北边的一个小岛……”

从此，西方殖民者的航海图上，大戢山岛被标注成“郭士立岛”(Gutzlaff)，而稍北的鸡骨礁，则以他乘坐的船来命名为“阿美士德礁”(AmherstRocks)。

由此上溯近千年，大戢山就已是中日航线上的天然导航标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来中国游学，他在游记《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天晴，东北风吹。……丑时，至苏州大七山宿”。文中所述“大七山”，就是大戢山。那晚，成寻船队就驻泊于大戢山下，一枕酣眠。

清代，由上海、乍浦前往日本的航线，经常以大戢山为导航标志。

二

商船出海，先朝大戢山航行，然后再再转舵一路往东。赴日商船的航海日志中，大戢山常被记载为“大榭山”。清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由乍浦始发的丰利船，其航海日志记载“二十日晴。午刻，扬帆大顺……二十二日晴。轧潮至大榭。二十三日晴。寄枢大榭，候风一日”。丰利船先沿舟山群岛北线驶出杭州湾，再渡海至日本长崎，其间必取道大戢山。

迨至近代，随着沿海各口开埠，上海迅速崛起为中国对外贸易最繁荣区域，长江口海域商船往来频繁，热闹非凡。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1867年的《沿海灯塔节略》评价上海：“此地乃船运最为繁忙，亦为最难以靠近之港口。”

港口淤浅、水道迁移等问题，是一直以来阻碍船只航行、困扰上海航运发展的症结所在。据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描述：“通向商业城市上海的长江口，两边都被浅滩堵塞，这让没有领航员的船只变得很危险。在北边的一个浅滩称为北浅滩，从陆地向西绵延六英里左右。南边是一个类似的浅滩，称为南浅滩，从南边海岸伸出来的距离几乎一样远。”

艰险的通航条件，极易引发触礁、搁浅和其他船难事故，一艘又一艘船在此发生悲剧。

鉴于上海港的特殊地位，在长江口航线建设灯塔，改善航行条件，成为极其迫切的头等大事。

在各国领事、上海西商总会，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海关税务司开始筹划完善长江口导航设施。尽管清政府总理衙门同意“建造一座在国外购买的灯塔，保护长江口最危险的地方”，但在灯塔选址上，各方出现较大分歧。英、美、法等六国驻沪领事会议商定，在鸡骨礁和花鸟山建设灯塔；英国海军官员布鲁克斯(E.W. Brooker)则主张选址于马鞍列岛东部的的一处礁石和鸡骨礁附近；还有人提出将灯塔设在马鞍列岛东南的浪岗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筹建灯塔事宜一度遭到搁置。

赫德对灯塔设置地点另有打算，“于牛皮礁或马鞍岛建一灯塔，大戢山上亦将建一座置于标桩

上之灯标，另一座建于吴淞。各座灯标一旦安置，航行之便利可谓犹如于灯下漫步街头矣”。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按照赫德的设想，在长江口建造灯塔的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

最先建造的是大戢山灯塔。

三

1868年，英国人韩德善主持了大戢山灯塔的建设工程。这是清海关海务部门在长江口建造的第一座灯塔，也是韩德善担任海关营造司后建造的首座灯塔，他不仅亲自设计了图纸，还全程参与了灯塔的建造过程。

在中国建造灯塔，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韩德善只好参考英国的经验，采用了预制部件、现场组装的施工方法——塔身和透镜等核心部件由英国订制，附属建筑材料则来自附近的上海。由于大戢山面积狭小，材料装卸十分困难，只好先将部件卸入海中，再使用起重机从海中吊起，然后进行施工。

条件及环境的制约，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塔塔工程困难重重。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无奈地写道：“不幸的是，由于到达该岛的航路十分危险，已丧失了几船材料和生命，预计在继续施工过程中还会遇到严重困难。”

所幸，在韩德善的妥善统筹下，用了大约一年时间，在1869年的11月1日，大戢山灯塔顺利建成。麦华陀在《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欣喜地表示：“尽管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许多严重的困难，但大戢山的灯塔已经完成。”

大戢山灯塔成为后续灯塔建设的范例，此后在中国建设的灯塔，大多采用了预制装配式施工的方法。

显然，与后来的一些灯塔相比，建成之初的大戢山灯塔非常简陋。据资料显示，这座灯塔并未建造人们想象中的塔身，而是在山顶高处的石基上架设了铁架，上置以植物油为燃料的三等透镜定光灯。

尽管一千八百五十枝的烛力极为渺小，但在一片茫茫中，再微弱的光芒总能照亮航路。大戢山灯塔与随后建成的花鸟山灯塔、余山灯塔构成“三足鼎立”之势，极大提高了长江口航行安全性，“对于从南方便入港口，或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驶进港口的船只，无论轮船还是帆船都特别有用”。

三十年后，已老朽不堪的大戢山灯塔得以改建，内容包括新建塔身、灯室及灯头，共花费了2584英镑。原先的简陋铁架被14米高的白色圆形铁塔所替代，塔顶加盖灯室，并安设三等透镜四面急闪灯，灯光强烈，烛力可达三万四千枝。镜子可快速旋转，每5秒闪一次白光，在当时中国沿海各灯塔中闪烁频率最高。灯光高出海面86米，晴好天气时24海里外清晰可见。

登高远眺，远处的花鸟山、白节山、半洋山、唐脑山等灯塔皆历历在目。入夜时分，长江口外各

琴曲或鼓曲名。清全祖望曾以元陈文昭口吻赋《岱山操》(见汤潜《岱山镇志》)，《四明谈助》载《勾余土音·雨上琴操》有陈大令《岱山操》，又云“诗话”。陈文昭是慈溪县令，方国珍起事时，被方国珍囚于岱山。《岱山操》如下：

昔年宝峰兮，北面受教。昼则鸣琴兮，夜则讲道。圣学有真兮，惟忠与孝。詎以城邑兮，赏彼群盗。愤彼元帅兮，丧其旌葆。空令下吏兮，义愤惨惨。洋洋东海兮，岱山其杳。追拟苏卿兮，困於雪窖。西瞻宝峰兮，灵光有曜。不負吾师兮，临流长啸。

这是一首表明气节的诗，也念到了陈文昭的受业恩师慈溪宝峰书院的赵偁。《岱山操》是目前舟山发现的唯一一首古“操”，同《水仙操》一样，都融进了师徒之道，皆适宜鼓琴吟唱。称之为《水仙操》的岱山版姊妹篇，又有何妨呢？文旅打造应和天时地利，岱山海岬与伯牙《水仙操》还有违和感吗？

古琴天籁与海岬地境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商周时期。这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古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通过音乐和艺术形式的传承，展示了华夏儿女的审美观念和智慧。

1977年8月20日，管平湖先生弹奏的琴曲《流水》录音被刻在一张喷金铜唱片上，由美国的“旅行者”号太空船发射到太空，将无限运行，经亿万年不止。2003年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古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陈雷激身着白色宽袍，端坐于一幅硕大扇面上，优雅抚一曲《太古遗音》，沁入人心，举世瞩目。

舟山琴家颇多，如东皋山人王科军对此《水仙操》情有独钟。他曾在定海、普陀、岱山、普陀山等开展多场公益培训。多年来，还受邀在浙江省内的新昌、磐安和江苏、福建等地进行古琴授课和演奏。曾与笔者谈起将《水仙操》落户岱山某一海岬的理念。

岱山已拥有中国海岬公园，海岬是岱山县沿海风光带的标志，境内礁石林立，有大小沙滩，海滨浴场、博物馆、灯塔及木栈道体验，既有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又有美丽的人工景观，如果巧借伯牙之盛名，深植“东海蓬莱”之文旅概念，打造操琴移情之胜境，培育古琴培训之基地，亦可延伸高山流水遇知音之佳话。

古琴天籁，海岬地境。天地融汇，情境合一。如何？(部分信息由东皋山人王科军提供)



灯塔档案：

地理位置：北纬30°48'37"，东经122°10'16"
塔高：24米
灯高：93米
灯质：閃(2)白10秒
射程：20海里

大戢山灯塔始建于1869年，是我国最早建造的沿海灯塔之一。曾于战争中遭毁，后以铜架置灯。1958年重建圆柱形砖结构灯塔。现灯塔为1994年在原址上重建。

大戢山位于长江口外东南海域，地处长江口与杭州湾的交汇处。灯塔建于该山之麓，凡船舶南来经白节峡、唐脑山，东来经花鸟山后，皆取道大戢山灯塔入长江口而上上海港或上行各港埠。

一

顺着浩荡长江奔涌入海，一片汪洋中，几粒碧螺般的岛屿隔海遥峙，景象孤寂。对于经常由长江口进出上海的航海人来说，这些岛屿并不陌生，甚至如家门口的路灯一样熟悉无比。

海疆辽阔无边，仅有的几座岛屿便成了航海人辨别航向的天然坐标——大戢山，这座面积不到0.1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岛，却在近代上海航运崛起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832年6月，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奉东印度公司之命，乘坐阿美士德号来中国沿海刺探情报。当郭士立的船来到长江口外，苍翠醒目的大戢山吸引了他的注意。郭士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大约在中午，我们看到了低平的海岸，岸边小树林清晰可辨。在我们驶去泊岸时，除了小岛的山峰外没有其他地标，这